



◎ 萬日短篇

◎ 一萬年

◎ 三對坐

◎ 星期三專題

◎ 西探城市

◎ 主編問話

◎ 六六六文藝

◎ 當晚之外

C4 副刊

電郵: mpcentury@mingpao.com

編輯: 孫志超 美術: 劉若基

星期三 2025-8-6

世紀明報

南方是一種建構

(上) ——訪港大榮休教授梁其姿

梁其姿是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榮休教授、台灣中研院院士。1975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歷史系，後分別於1976年和1980年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。她的研究方向是明清社會史和近代社會文化史，著作有《施善與教化——明清的慈善組織》、*Leprosy In China: A History*、《面對疾病：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》等。最近，梁教授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《南方的想像：環境、身體、疾病、全球化共構下的近世華南》論文集。

我們的訪談地點，就是梁教授的研究室。牆上掛着一幅胡適墨寶，非常醒目：「萬山不許一溪奔，攔得溪聲日夜喧。到得前頭山腳盡，堂前溪水出前村。」這是南宋詩人楊萬里的名詩〈桂源鋪〉，通常被後世的文人用來鼓勵懷才不遇、一生蹭蹬之人。這幅字便成為我們的話頭，並因此得以了解梁女士的家世及教育背景。

答——**梁其姿** 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榮休教授、台灣中研院院士
問、文字整理——**毛升** 歷史學者



《南方的想像：環境、身體、疾病、全球化共構下的近世華南》 (黃志東攝)

問：這是胡適的真迹嗎？

答：是複製品。這幅字是胡適先生送給先父梁鑑明的，真迹已經捐給了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。我的外祖父陳克文在民國擔任過立法院秘書長等重要職務，1949年後，自然必須離開中國內地。但當時我外祖父對政治已失去熱情，沒有隨國民政府去台灣，帶着一家逃到了香港。後來我的父親赴台謀發展，辦台灣版的《華僑日報》，在台北認識了包括胡適在內的很多名人，也收藏了他們的書法，這幅字是其中之一。我母親畢業於西南聯大清華大學經濟系，到港後任中學老師，在嶺南中小學教中文與歷史，甚得學生愛戴。

問：可否談談您的教育背景？

答：我家的長輩很重視教育，我上中學時對語文感興趣，母親支持我在課外學習法語，考上香港大學後也不曾中止。1975年大學畢業後與多數同學一樣去考公務員，但在面試期間發覺公務員這份工作並不適合我。我與考官對香港問題有太多不同的意見，肯定不會是個理想的公務員。當年我也同時考取了法國政府的留學獎學金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於1975年秋天負笈巴黎。當時，法國社會主義

思潮當道，知識分子與學生們對中下層社會的人特別同情與關心，也多少影響了我後來的研究方向。我入讀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，是年鑑史學派的大本營，布勞代爾(Fernand Braudel)曾是校長。我的碩博論導師是畢仰高(Lucien Bianco)，他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關於中國共產革命史的書，書名為《中國革命的起源：1915-1949》。他的書試圖解釋中國為何出現共產革命？他從農民生活的困境這個角度來分析這段歷史。雖然後來他對這個看法有所修正，但可看出他也是從平民百姓的角度去看歷史，而不是從政治人物或大事件等去解釋歷史。我最初也跟著他研究中共革命史，畢業後改變了研究方向。1982年進入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後，我開始探討明清時期的普濟院、育嬰堂、藥局、病坊等善堂，從中看



毛升(右)與梁其姿(左)訪談。

(黃志東攝)

一般人面對生老病死的態度，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歷史的變與不變。在研究的過程中，我對醫療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遂對明清以來的醫生、醫療組織、天花與麻風病等疾病的歷史做了一系列研究。

從中心看邊陲

問：《南方的想像》一書，試圖回答什麼問題？

答：我主要想解答人與環境、疾病的關係，以華南為研究區域。2008年我離開中研院回港任教，因為我生長在香港，小學就讀嶺南小學，對嶺南這個地域概念有深刻的回憶與體驗，所以打算寫有關嶺南地區的疾病史。「南方」這個概念在近代全球化後變得重要與普及，近代西方的「熱帶醫學」(tropical medicine)，其實也是一種對南方的想像。殖民時代，歐洲人把亞洲、美洲、非洲殖民地見到的各種他們覺得奇奇怪怪的病，都稱為「熱帶病」(tropical diseases)。雖然很多疾病其實跟熱帶無關，但他們仍將其想像成「南方」的病。例如把麻風病這個有恐怖外貌的傳染病定義為熱帶病，一種非我族類的惡疾。這明顯是偏見，因為其實麻風病在歐洲也流行，多處設有麻風病院，可見把麻風

定義為熱帶病並不符合實際情況。「南方」在殖民者眼裏，是一個對身體不利，同時文化落後、物質匱乏的地方，當地人也缺乏科學觀念。它反映了當時西方人對被殖民的南方的偏見，也可以說是一種種族主義。傳統中國的中原人也有類似的偏見。宋代的《嶺南衛生方》對於南方有很多類似的想像，南方被想像為氣候與水土惡劣、文化落後的蠻荒之地，南方人則被認為迷信愚昧，「重巫不重醫」，「南方」等同於文化落後之地。

近代的英國熱帶醫學和《嶺南衛生方》所呈現的地域疾病觀有很多類似之處，這種相似性讓我覺得很有趣。我原計劃就此寫一本專書，但在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後，我的興趣轉移到了食物的歷史上去了。中大出版社的編輯知道我原來的想法後，就建議我把相關的論文彙編成冊，於是就有了這本書。

從邊陲看中心

問：除了跳脫書寫大事件、大人物的政治外交史視角，您這本書挑戰了不少既有的書寫歷史的視角，比如中國中心論。

答：準確地講，應該是中原視角，北方的菁英對南方的偏見與誤解。例如這個「信巫不信醫」

的說法，就很不準確，其實南方信巫兼信醫是主流。我書中對此也有較多的描述。這個「巫」也不止有負面的意思。「巫」與「醫」亦並非對立的觀念。

問：然後是西方中心論。

答：是，殖民者的視角。

問：還有人類中心論，考察非人因素在歷史上的作用。

答：書封上的「人與非人的行動者」是編輯寫的，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中的一個術語，並非本書的重點。但書中確實論及南方人與疾病、藥物、本草、醫療工具、制度等的互構關係。

問：您的研究似乎還挑戰了國族視角，並非以國家而是把區域作為書寫歷史的範圍，這應該是年鑑史學派的特色。

答：我並沒有刻意去挑戰國族視角。但當你研究疾病的時候，就自然發現國族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框架。在本書其中一篇論文裏，我把中國南部跟安南(北越)連接起來作為一個更大的南方來討論，我覺得特別有趣。所謂嶺南本草、南醫、北醫這些概念，放在「南方」這個大框架內的意義顯得更豐富有趣。

(未完，待續) Q